

美洲區域概況

在美洲，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歧視、環境惡化、長期有罪不罰的現象、危險和衝突，使人們無法充分享受他們的人權。無可否認，那些站在最前線、促進並捍衛著這些權利的人們正面臨著暴力的威脅。

從巴西到美國，從墨西哥到委內瑞拉，在 2014 年，我們可見社會大眾對這些侵犯美洲人權的行為有著極大的迴響。儘管來自不同國家，但一批又一批的國民都不約而同走上街頭，抗議國家的鎮壓。示威是對高度有罪不罰和腐敗，以及經濟政策特權的公開挑戰。數以百計的人參與這些自發的運動。透過新科技和社會媒體，他們能迅速將人們聚集起來，更能分享資訊及揭露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

鑒於民主空間被侵蝕，加上持不同政見的人們被治罪，人們的不滿日漸升溫，要求尊重人權的聲音越來越大。國家及非國家體對一般人的暴力，尤其是對社會運動的活躍分子，正逐漸攀升。美洲大多數國家對人權捍衛者的攻擊，無論是在數量上和程度上，都有顯著上升的跡象。

面對著社會和政治的挑戰，國家的反應日益軍事化，這標誌著不斷增長的暴力。在美洲許多國家，當面對犯罪網絡和社會緊張的局勢時，即使衝突並沒有被正式承認，當局訴諸使用武力的做法早已是司空見慣。在某些地區，犯罪網絡和其他非國家體的力量不斷增加，如：準軍事組織和跨國公司等，他們不斷挑戰著國家權力、法治和人權。

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繼續摧殘著整個地區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在 2013 年和 2014 年間，美洲在促進和保護人權的行動上不但沒有進一步發展，甚至有倒退跡象。

在 2014 年首九個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在美洲記錄了 40 宗殺害人權捍衛者的案件。

在十月，在美洲人權法院譴責當對歧視有海地血統和海地移民後，多明尼加共和國公開冷落該法院。

在九月，43 名 Ayotzinapa 教師培訓學院的學生在墨西哥突然失蹤。

當地警方勾結有組織犯罪網絡，將學生們關押在格雷羅州伊瓜拉的小鎮。在 12 月 7 日，聯邦總檢察長宣布，其中一名學生的遺體已由獨立的法醫專家確認身份。可惜截至今年年底，其他 42 人依然下落不明。

今年八月，一名 18 歲手無寸鐵的非洲裔美國人 Michael Brown 在美國密蘇里州被警察 Darren Wilson 射殺。在十一月，人們佔領街頭，抗議陪審團不起訴該涉案警察的決定。

而陪審團拒絕起訴一名在七月殺死市民 Eric Garner 的警察一事更導致示威蔓延至全國其他主要城市，包括紐約。

此外，在八月，著名的農民領袖 Margarita Murillo 在洪都拉斯西北部的 Planon 被槍殺。

在被攻擊之前，已有報導指她一直被監視，並收到恐嚇。

今年二月，委內瑞拉的安全部隊和反政府支持者發生衝突，43 人死亡，雙方均有傷亡。

在 2013 年，一名薩爾瓦多的年輕女子 Beatriz 的胎兒被診斷出缺少了大腦和顱骨的一部分，無法在子宮外存活。儘管如此，她依然不被允許墮胎。比阿特麗斯的遭遇引起了全國和國際社會對當局的譴責和壓力。在她第 23 週的懷孕時，她終於能剖腹產下胎兒。由於薩爾瓦多全面禁止墮胎，將女孩和婦女的性和生育選擇刑事化，使他們面臨喪失生命或自由的危在 2014 年，17 名婦女因為與懷孕相關的問題而被判處長達 40 年的監禁，有關赦免她們的要求直至今年年底仍然待決。

在 2013 年 5 月，前危地馬拉總統 Rios Montt 被判犯了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可惜該控罪在十天後便被撤銷，為已經等待了三十多年的受害者和他們的親屬帶來惡耗。在 1982-1983 年，1771 名瑪雅伊西爾土著在國內武裝衝突期間被殺、折磨、遭受性暴力或流離失所。當時的總統和陸軍總司令正是 Rios Montt。

儘管不少美洲國家已正式簽署並積極推動大部分區域性及國際人權標準和條約，但這一連串嚴重侵犯人權的例子顯示了對於許多美洲國家而言，尊重人權仍然是遙遙無期。

公眾安全和人權

反對政府政策的示威活動一次又一次遭到安全部隊過度使用武力鎮壓。在巴西、加拿大、智利、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海地、墨西哥、秘魯、美國和委內瑞拉，這些國家的安全部隊無視國際標準，以保護公共秩序的名義使用武力。各國政府不但沒有表明不會容忍過度使用武力，甚至沒有質疑或提出對暴力的關注。

在 2014 年初，委內瑞拉全國各地發生了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動搖國本。這些示威和當局的反應均反映了國內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這一波的社會不滿，以及示威者與安全部隊之間的暴力衝突，正是緣於廣泛的侵犯人權行為，包括殺害、任意拘留、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數千名示威者被任意拘留，甚至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在示威者和安全部隊的衝突中，至少有 43 人死亡，870 人受傷，雙方皆有傷亡。

當巴西準備申辦 2014 年世界盃，成千上萬的人在巴西走上街頭示威。示威者試圖表達對公共交通成本上升，及投放在世界盃及投放公共服務的資源的反差的不滿。全國多個城市共有數十萬人參與示威活動，規模是前所未有的浩大。當警方應對 2013 年和 2014 年的示威浪潮，包括在世界盃期間，均涉有暴力和虐待。警方向示威者使用催淚彈，甚至在醫院向沒有威脅的示威者胡亂發射橡皮子彈，並用警棍毆打他們。當時有數百人受傷，其中包括攝影師 Sérgio Silva。他不幸被橡膠子彈擊中左眼，致使他的左眼從此失明。其中更有數百人被圍捕並且拘留。有些人被指有組織犯罪，但當局卻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參與了犯罪活動。

在美國，Michael Brown 的槍殺案和陪審團不起訴涉案警察的決定引發起弗格森鎮內長達多月的示威。透過使用重型防暴裝備和軍用級武器裝備，警察恐嚇那些純粹行使自己的權利和平集會的示威者。安全部隊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向示威者和記者使用橡皮子彈及催淚彈等驅散侵略性武器，使他們受傷。

酷刑和其他虐待

有一些美洲國家和地區有著最強大的反酷刑法和機制。然而，即使在這些地區，酷刑和其他虐待仍然普遍，但歹徒卻很少被繩之於法。

在「一發不可收拾：在墨西哥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報告中，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墨西哥的酷刑和虐待有上升的趨勢，情況堪虞。此報告更提出在過去十年，在墨西

哥發生的虐待及有罪不罰的情況愈加常見，但只有七人被聯邦法院定罪，而在州法院被起訴的人卻更少。

在 43 個實習教師於墨西哥失蹤一案中，當局只對此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了不完整的和有限度的調查。由此可見，墨西哥政府在調查廣泛和根深蒂固的貪污，以及政府官員之間的勾結和有組織犯罪上，依然非常失敗。而其有罪不罰的水平仍令人震驚。

為了在疑犯身上獲取信息、逼供或處罰，當局經常使用酷刑和其他虐待。因為涉嫌參與 2014 年 2 月的反政府示威，23 歲的學生 Daniel Quintero 被拘留期間被拳打腳踢，臉和肋骨都被打傷，更被恐嚇強姦。在多明尼加共和國，Ana Patricia Fermín 在 2014 年 4 月收到死亡恐嚇，事緣是因為她檢舉自己的兩個親戚在首都聖多明各被警方羈押和折磨。在九月，她的丈夫和其中一個被折磨的受害者被警察槍殺。

訴諸法律，結束有罪不罰的現象

對許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些來自最貧困社區的人，訴諸法律是遙不可及的。司法公正的阻礙包括低效率的司法體系、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以及一些界別之間採取極端措施避免問責制，並保護既得利益的政治、犯罪和經濟利益。

因為對維權人士、證人、律師、檢察官和法官的攻擊加劇，致使他們訴諸法律難上加難。試圖揭露濫權、侵犯人權和貪污的記者亦經常被針對。此外，某些美洲國家，包括智利、厄瓜多爾和美國，使用軍事法院來審判侵犯人權的安全部隊成員。這些過程的獨立性和公正性的令人擔憂。

另外，針對在上世紀侵犯人權的軍事政權的調查和起訴，包括在阿根廷和智利，皆有一些進展。然而，由於缺乏將肇事者繩之於法的政治意願，這些地區對在 20 世紀下半葉的失蹤人口和非法處決案的有罪不罰的概念根深柢固。成千上萬的受害者及其親屬繼續在不同國家，包括巴西、玻利維亞、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海地、墨西哥、巴拉圭、秘魯和烏拉圭，尋求真理和正義。

監獄環境狀況

由於整個地區的監禁率在過去的二十年大幅飆升，人權組織已經證明拉丁美洲的監獄已經成為噩夢般的地方，而服刑時間則是一種煎熬。因為刑事司法系統的延誤，數以十萬計的人在審訊前被拘留了很長時間。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大部份國家，監獄人滿為患，充滿暴力，有時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服務。在許多美洲國家，因為缺少食物和乾淨的飲用水，衛生條件差，缺乏醫療保健，加上未能運輸囚犯參加聽證會，以致他們的案件無法在法院取得進展。儘管一些地區的現任領導人亦曾身陷囹圄，但其實監獄條件沒有顯著改善。

在美國數以萬計的囚犯，每天有 22 至 24 小時被幽禁留在州和聯邦監獄的牢房裡，社會及環境條件被無情地剝奪。

可是，政府並沒有採取充分的資源計劃或措施來解決這個迫切的需要，更遑論在確保監獄設施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及保障囚犯的生命權、人身安全與尊嚴的工作上能取得重大進展。

移民人口和他們的後代的權利

因為在自己國家感到不安全和社會權利被剝奪，越來越多中美洲移民，特別是無人陪伴的兒童，穿過墨西哥前往美國。不過在越過墨西哥的過程中，移民須面對與官員串通的犯罪集團的威脅，包括殺害、綁架和勒索，甚至有可能被墨西哥當局虐待。婦女和兒童更需要面對性暴力和人口販賣的危險。這些違法行為絕大多數都是從來沒有被調查，肇事者至今仍然逍遙法外。增加驅逐及行政拘留等已是常態。

在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間，52193 位兒童因為嘗試移民到美國而被逮捕，是過去 12 個月的數目的近兩倍之多。美國政府估計，到得 2014 年 11 月，在邊境州分得州、亞利桑那州和加州等所逮捕的孤身兒童的總人數可能超過 9 萬。這些孩子大都是為了逃離自己國家的危機和貧困而移民。此外，在一些有幫派暴力和國家，如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其有組織的犯罪活動更是刺激了成千上萬的孤兒遷移到美國。

對移民和他們的後裔的歧視無處不在，而國家卻幾乎沒有政治意願來解決這種根深蒂固的排斥。在 2013 年 9 月，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憲法法院發布了廣為詬病的裁決。其中包括有追溯效力地隨意剝奪在 1929 年至 2010 年期間在多明尼加出生的外國

血統，而受影響的大多數是海地後裔。在全國和國際層面上，包括從海地當局，該裁決都引發了強烈抗議。

身為洪都拉斯的非裔社區加里富納一員的 Ángel Colón，一直被囚禁在墨西哥監獄五年，在 2014 年 10 月終被無條件地獲釋。由於在洪都拉斯和美國旅行，他於 2009 年在蒂華納被警察逮捕。警察毆打他，逼他用膝蓋走路，又拳打腳踢他的肚子，甚至把膠袋套在他的頭上導致他幾乎窒息。他的衣服被脫光，被逼舔乾淨其他被拘留者的鞋子和進行羞辱的行為。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他是政治犯。因為他是無證移民，其種族出身和地位致使他被拘留、折磨和控告。

原住民的權利

經過 20 多年的爭取，巴拉圭在 6 月終於通過徵收法，將土地歸還原住民 Sawhoymaxá。然而，

該地區的原住民仍然面臨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威脅，這些都威脅著他們的集體福祉和生存。他們的文化遺產、祖傳的土地權和自決權正在不斷地被攻擊。不過國家和非國家體，如企業和強大的地主，卻繼續以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名義強行將這些原居民從他們的土地移除。發展計劃往往導致環境和文化的破壞和社區遷徙。那些自願與世隔絕的居民，尤其是在亞馬遜河流域的原住民，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儘管美洲所有國家皆同意聯合國在 2007 年有關原住民權利的宣言，但原住民在發展計劃中的權利和知情同意權，包括發展計劃採掘業項目及開發項目，繼續受到忽略。

不尊重土著人民權利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開發資源也令他們居住的地區受到威脅、滋擾，使他們被強行驅逐或流離失所、被攻擊，甚至被殺害。他們的反對權及事先知情同意權繼續受到威脅，包括恐嚇、攻擊、武力鎮壓、任意拘留和帶有歧視性的司法系統等。例如，在七月，美洲人權法院裁定，當局對八名智利 Mapuche 人的控罪正是帶有歧視性的成見和偏見。

原住民婦女繼續遭受不合理的暴力對待和歧視。今年五月，加拿大皇家騎警承認，在 1980 年和 2012 年之間，共有 1017 名原住民婦女和女孩被殺，比率比其他婦女高出四倍。在 2014 年 1 月，秘魯首都利馬辦事處的檢察官完成了 2000 宗有關原住民及農民婦女在未充分知情同意下被絕育的案件；但這對比起在 20 世紀 90 年代被絕育的 20 多萬婦女，只是冰山一角。可是，負責實施這些強制絕育計劃的政府官員竟然無一伏法。

處於危險之中的行動者

在許多國家，包括巴西、哥倫比亞、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秘魯和委內瑞拉，不少維權人士因為其合法人權工作而遭受報復，繼續受到攻擊和虐待。這些捍衛者面臨著一連串虐待，生活、人身安全及言論、結社和集會自由受到威脅。他們還被媒體和政府官員詆毀，並成為司法系統被濫用為將維權人士入罪的工具的受害者。更令人擔憂的是，在一些國家，如哥倫比亞和危地馬拉，當地的人權組織報告甚至增加了對這些維權人士的攻擊。這些暴行的肇事者幾乎從來沒有被繩之於法。

維權人士正對抗有罪不罰的做法，但那些活躍於爭取婦女權利和土地、領土和自然資源的人權問題的抗爭者仍然是特別危險。

即使是在已設立機制保障維權人士的國家，如：巴西、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在很多情況下受害人都都不被授予或未能及時受保護。這是因為國家缺乏資源及政治意願確保有效地措施的實行。

即使美洲的環境如此惡劣及危險，當地仍有不少勇敢而頑強的維權人士為人權而戰。

婦女和女童的權利

美洲各國並無將保護婦女和女童免遭強姦、恐嚇和殺害的納入其政治議程的先決考慮。使用緩慢和不完整的立法打擊性別暴力仍然是一個嚴重關切的問題，而且當局一直缺乏資源調查和起訴這些與官員有關的罪行。讓此等罪犯逍遙法外，更助長歪風，令人誤以因為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是可以容忍的。

在 2013 年 8 月，美洲國家似乎在保障人權方面有所進展。他們在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達成一個歷史性的協議，承認將墮胎刑事化增加了產婦的死亡率和發病率，而且並不能減少人工流產的次數。去年 12 月，墮胎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終於合法化。

然而，直至 2014 年底，婦女和女童的性和生殖權利仍被侵犯，使她們的生活和健康的遭受可怕的後果。在智利、薩爾瓦多、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蘇里南，墮胎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被全面禁止的，即使女童和婦女因姦成孕，或在懷孕期間遇到危及生命的併發症。那些尋求或提供墮胎服務的人有可能要冒著長期監禁的風險。

在 2014 年 3 月上任時，總統 Michele Bachelet 承諾，她的首要任務之一將是扭轉智利的墮胎的全面禁令。在薩爾瓦多，未來仍然黯淡。在過去的十年中，最少有 129 名婦女因與懷孕有關的理由而被關押。其中有 17 名女性正等待在今年年底被赦免。他們原本被控墮胎，但後來被控嚴重殺人罪，並被判長達 40 年的徒刑。

在大多數需要法律授權墮胎的國家，在曠日持久的司法程序中取得墮胎的許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對那些付不起私人墮胎服務的女性。對避孕和跟性與生殖問題的信息的限制依然值得關注，特別是對美洲地區最被邊緣化的婦女和女孩而言。

在一些國家，墮胎在強姦案件逐漸合法化。在玻利維亞，憲法法院在二月份裁定在因姦成孕的情況下，司法授權墮胎的要求是違憲的。另外，秘魯國會正在討論一項法案草案，在今年年底將因姦成孕的墮胎合法化。然而，在厄瓜多爾，一個類似的草案卻因總統 Rafael Correa 的阻撓而未能通過。

美洲的大多數國家已通過法律，在私人和公共領域打擊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然而，當局並無有效和充分的資源機制保護婦女和女童免受暴力，此情況在邊緣化和貧困社區更甚。

一直有報導該區對婦女的暴力有所增加。美洲人權法院和美洲人權委員會在對婦女和有罪不罰的暴力表示擔憂的同時，亦認為對社會對女性的次等地位在執法和司法機構中形成歧視，繼而導致疏忽調查及缺乏對肇事者的制裁。

武裝衝突

由於未能阻止哥倫比亞武裝衝突，加上未能將大部分涉嫌這類犯罪刑事責任的罪犯繩之於法，結果威脅了任何最終和平協議成效。

哥倫比亞政府和哥倫比亞 (Fuerzas 武裝革命哥倫比亞，FARC) 的革命武裝力量在古巴舉行的和平談判取得了進展。該談判為十多年來提供了最好的機會徹底結束該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國內武裝衝突。不過，各方繼續針對著原住民、非裔和農民社區、維權人士和工會會員，侵犯他們的人權和對他們造成虐待，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

政府繼續推動立法，以擴大軍事管轄範圍，使與安全部隊的成員有牽連的侵犯人權案件更容易被分配在軍事法院。這對民事法庭維護受害者追求真理和正義的權利的進展構成威脅。

反恐和安全

美國總統奧巴馬承認，美國曾使用酷刑回應對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襲擊事件，但他對問責制和補救一事保持沉默。直至 2014 年年底，127 人被關在美國在古巴塔那摩的拘留所。大部分人皆未經起訴或審判，六人仍然在未能達到國際公平審判標準的體系下面臨軍事委員會和政府的死刑判決。

在 2012 年底，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 (SSCI) 完成了一項於 2009 年開始的檢討，內容針對 911 後由中央情報局 (CIA) 操縱的秘密拘留和審訊程序。於 2014 年 4 月 3 日，SSCI 以 11 比三的比例決定提交解密的報告及其 20 項調查的結果和結論的總結。概要在 12 月 9 日發佈，提供了在總統的授權下侵犯人權的行為的細節。根據 SSCI 主席參議員 Dianne Feinstein，為了保持機密，報告全文將會「在之後解密」。雖然多年來在公共領域一直有著眾多與 CIA 程序有關的信息，但尚未有作出侵犯人權行為的人，包括犯下國際酷刑法和強迫失縱罪行，在該計劃之下歸案。

死刑

美國是在美洲地區唯一執行死刑的國家。但是，自從華盛頓州州長在二月宣佈自己在任期內不會允許死刑，美國反對死刑的動力更大。這是繼馬里蘭州在 2013 年廢

除死刑後，第 18 個廢除死刑的州。再者，有強烈的跡象顯示科羅拉多州現任州長在其任內亦不會允許死刑。

在加勒比地區，某些加勒比國家自 1980 年以來首次報告沒有死囚。